



五

文

四

和  
2025  
4止



和  
2025  
4 止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墓誌銘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直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元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



王文

卷十四

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未○時○得○互○相○讓○舉○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嘆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

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隋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田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

會當公罷出石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  
 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  
 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  
 君敏而敢為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  
 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  
 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為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  
 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  
 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無所不與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  
 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為具君娶江民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

汝為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富二公  
 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遽遭  
 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  
 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士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  
 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  
 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看他韻折處

君仲氏諱訥字櫟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  
 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  
 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  
 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  
 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  
 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  
 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  
 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

三才 卷十 四  
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稟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矣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

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叅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簡翔其德音而躋於時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誌止詳世系大畧並於銘中點綴生平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  
 員外郎克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  
 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  
 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展  
 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  
 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  
 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

州之錢塘其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塋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源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民無有壯穉移叩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

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堰渠始誦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餓屋吏代之輸君爲朔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謹語謹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螯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畧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于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諏囚于齊至鄆而病



四兄弟語韻錯綜

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  
 長恕惟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  
 又女六人皆出陳氏惟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  
 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  
 惟君靜深不苟笑嘻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  
 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  
 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窆掩石在下  
 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入宋調然亦有一段風致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旣得之矣能學問修  
 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  
 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  
 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  
 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  
 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  
 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  
 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

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塋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許君多奇氣而荆公之誌亦如之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

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  
 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  
 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  
 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塋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  
 人李氏子男壞不仕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  
 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葛興祖墓誌銘

本興祖所仕不得志處點次多情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  
 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塋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為  
 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盱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  
 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  
 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閱之終篇而屢歎葛氏  
 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  
 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  
 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

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  
 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  
 細故人<sup>點綴醒人眼</sup>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  
 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  
 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  
 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  
 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  
 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繁蘊皆有文學繁許州臨潁縣主簿蘊  
 鄧州穰縣主簿頤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憚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輾轉嗚咽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  
 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  
 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續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  
 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  
 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  
 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  
 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

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歎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為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為諸舅甚知其所為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為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絕序祖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及其力小

胡君墓誌銘

荆公峭听每如此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即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于丁

丑興國之年也。卒于丁亥，是為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為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王深甫墓誌銘

通篇以虛景相感慨而多沈鬱之思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始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酌於人而令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

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知而不知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七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

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幽衣莫音軒輒限尚又體沃此土

謝和翁父謙翁之符旨以與脈冠烈履黃髮必類類莫音賦  
某年某月某日某翁父某某某里以會凡輒發日

矣夫人會凡夫某于日卒于畏一人某文二人皆尚必請策以  
用謙翁以為其軍前與卦官吹刺此兩融融專書下而彩父取  
以養母其卒以於平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四十三歲其博我  
嘗以我士南亭代謙其親主勸勉翁自與法皆備之卦養卿賴  
某尚書吳暗員必順兵暗墓蘇州之文劉姓今為文劉人劉父

王逢原墓誌銘

通篇無事蹟獨以虛景相感慨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  
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  
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  
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  
於已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  
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  
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  
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



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  
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  
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  
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諱之曾孫大理評事  
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  
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  
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  
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尚也推之  
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金溪吳君墓誌銘

嗚咽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  
家存仁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  
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  
得第一第  
困於無所就其墓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  
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  
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  
世之貴富而各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  
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

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名與字及世不俱次

之銘中又

二變調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錫訂君實

馬漢臣墓誌

簡而深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 陵人父臯為江東撥發寘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商諸生為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為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眾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克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

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於某年某月乃瘞于某處孔子曰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吳處士墓誌銘

序處士生平故皆虛語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  
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  
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  
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薄君少孤事母  
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犧牲省器皆不  
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  
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以  
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

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頴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歿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欲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此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欲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此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孔處士墓誌銘

通篇虛景却叙得用法

先生諱皎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塋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不指言某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

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

不指言某

不指言某

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天

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

不指言某

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

弟鵬墓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

不指言某

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

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

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

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

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

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

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

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

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

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為有待於世

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

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建安章君墓誌銘

序跌宕之行 設文亦跌宕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  
 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  
 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  
 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  
 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  
 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淮○石○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  
 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  
 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

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  
樂書畫奕碁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  
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  
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  
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孺早卒孺又娶其  
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  
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  
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  
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  
銘於朝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四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王侍御多大體而荆公所次亦特本大體而條書

慶曆五年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為侍御  
 史居一年以人三司為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為言事御史頃  
 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  
 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救  
 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

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合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已持其奏不肯書欲謂公請已公故不調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秘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帥討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

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遣使至於無耻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舉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聞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

叙大夫先世家散卒不能謂之家亦如之而按刑公所亦實而

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為漢鴈門太守者口澤澤後十八世雄為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為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生定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為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秘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問皆為士其文學行義有過

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蓋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為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楨之樂故諸孫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墓至是回之反臨川王其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寶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干君播惠在毗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為第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篇中多倒句倒字如點次荆公好奇處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深深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八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夔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

衰矣而為是是不可以已耶節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  
 黨故強起之復嘆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  
 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渡浙江有忘白金百斤  
 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  
 他日從者以為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  
 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  
 經能畧通其說實唐貞孝公舉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顯  
 高為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  
 際動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  
 穴有中國且亂且淫至千今歲十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

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卿之家為

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白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

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深遂留家海浦子紳孫

韶公祖考于東西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齊後後蕃而昌其必

效今卿追公為之兆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此篇如秋水可掬

新開年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  
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  
縣主簿潭州司法叅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違劾奏君而府將  
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  
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  
去江山蓋已久矣循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  
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

王公文欲叙  
曲折處言法  
皆得之天授  
非人所天

背色

四

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具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六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斂又百日而君第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

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二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且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土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附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以無歸存心執持甚安樂卧顯其為精其顯亦高潔不疑  
舉其與以解曰

月十六日蓋葬山則上際才味之烈其夫人王丸亦卒矣教  
如先而蓋葬此之山則姑今為山則人而皆能以嘉誼正平五  
蘇少卿等輩則言太常博士體尚書中田順中自其之跡故法  
單休之太先人曾跡籍是韻大爾跡籍味尚書孔涪順中體大  
大聖卒亦登書泰州軍軍除官顯公事皆藉補且字留其夫  
禁言其後于始泆外望王顯又以其弟聞州總事參軍而胡為  
臨安縣尉以持之軍聞天子朗詩大蘇少卿官其一千題古詩

王平甫墓誌

荆公誌弟平甫墓絕不露兄云云蓋兩不相能而深忌  
之故耳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  
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  
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  
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  
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  
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



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  
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  
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授書崇文院特  
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  
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  
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  
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旂旂女壻葉壽處者四女  
壽有學行知名旂旂亦疑疑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於文章虛景相感慨令人讀之而有餘悲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  
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  
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  
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  
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  
四月也句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  
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二十七生兩女

嗚呼先生之道德著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身有象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王補之墓誌銘

序事簡而不詳世系然譬之兵家者少敗衆已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處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升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子名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子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子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綢緼始克葬君南



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自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一六皆尙幼其墓也以至和四年附于

真州某縣某鄉同山一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志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通篇虛景語如貫珠如連環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維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曾稱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于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

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滄泐不能捨有淚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照願愉愉教隳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顯愚筒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成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盥于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以虛景感慨起案而誌特畧又一調也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嘗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墓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遷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

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廻為進士子遵為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皇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千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夢附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次婦行有法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秘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秘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稱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

而公卒卽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邠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暉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旣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墓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李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爲其子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誌不過二百言而文多韻折可悲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翁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

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以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塋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闔余姓母氏惟陳  
笑孰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次婦之賢始則於其夫之言夫亡則於其兄之子之言  
爲案有法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節妾御進之不息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已子矣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



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閭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篇中多韻折多例何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  
魏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  
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岫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  
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  
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附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  
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補爲書丞知潭州攸縣瀕爲翰林學  
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  
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兩諧外附上下祿如鄭公大姓嘗

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而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  
 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僖粦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  
 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  
 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  
 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斐兮  
 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塋祀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序世系外特以虛讓揚之於碣亦變調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諱公諱瞻之孫贈太子太師諱  
 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同平章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  
 氏諱終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分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  
 三卒後五年葬汝州之當陽於是時陽夏公為太常丞祕閣校  
 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八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  
 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應為婦而交族親以諱以慶為母而撫滕御以寬陽夏

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言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遂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謹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歸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真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登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五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墓表祭文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荆公卒無一言許可其間極有分寸處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榮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

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  
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  
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  
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賈除民租如法  
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  
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壑集吏民以守而  
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  
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  
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  
也次汾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婿也  
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  
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其年某  
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  
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  
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  
江東沂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  
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與之游  
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  
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通篇無一實事特點綴虛景百數十言當屬一別調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  
 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其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  
 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  
 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  
 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  
 為今天子所礼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  
 莅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  
 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

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  
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建昌王君墓表

通篇亦無一實事俱虛語相點綴荆公所自爲本色在  
此荆公所自爲可喜處亦在此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  
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  
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  
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  
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葛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  
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甲第爲揚  
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

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其年年  
 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言明年三月二十四日  
 塋所居縣裏屯之原塋久矣無咎始承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弃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  
 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以此而言之  
 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耶亦論次之如此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荆公表女兄弟之舅而所次文章政事無一言點綴並  
 本其子之言其子又似無指實特空言為案古名家之  
 於傳記碑碣所載其不苟如此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  
 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  
 於銅陵而游觀其縣七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  
 求其父所為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為人取  
 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為池州貴池  
 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

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為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媿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

本先世系

諱某字集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唐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冲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積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子先君之婿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墓直州城北之原蓋其行時無作有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處士征君墓表

表征君并及其杜與徐變調也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仕君者寓於醫無貧

富貴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

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

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

謹雖疾病召獨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

更筮也。能為詩亦好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鑿筮故多為

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

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

王文 卷一  
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其今爲某官  
某今爲某官某亦再官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其年其月某甲子終於  
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  
士必有以貴於一國世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  
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鏡諸  
墓上村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用蜻蜓點水法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  
今太常博士異之母也。君于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  
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墓若干年  
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川王其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  
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  
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  
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  
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迥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

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  
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  
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  
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奉乃曰吾  
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嚴太君生一  
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兩事姑  
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  
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祭范穎州文

仲淹

荆公爲人多氣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賢故於其  
歿而祭也其文多奇崛之氣悲愴之思令人讀之不能  
以不掩卷而涕洟凡得十首

范公爲一代殊絕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極力摹寫涕洟

嗚咽可爲兩絕矣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  
瑤華矢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封尹效興良歐陽公以下並遺廟稚子歌呼  
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  
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雅蹇蹇我初人以疑嗟

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後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  
 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  
 清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  
 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  
 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菜之養之內外交好  
 既其無為飲酒笑歌下城晏眠吏士委此上嘉曰材以副樞密  
 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  
 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  
 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

公為丞相

荆川云必有情

蓋公之才猶不盡試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訖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  
 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缺乎厚  
 其德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  
 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膠羞

承凶萬里不替而留常夷與新以贊顯蓋

其於其精以書未入而人今古既國之憂展彌不自尋公賦火

國或製策部武之登必文以救思如烈寒掃聖于然與難平草

味其可藉對信以容介于誠安不難莊王冀冀公于與絲票粟

蓋公之卜辭不盡爐其器餘也煇與信自公之貴神車飯空

祭周幾道文

文多鈞洗字字琳琅

初我見君皆童而嶺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

貌則幼年心願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鬢鹹分當先弊

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

弔禍問疾書循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編義不愧心

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祭曾博士易占文

悲戚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  
 知之者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  
 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  
 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  
 之然至其壽天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蠅以死方其生時窘若  
 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  
 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李省副文

壽明

有逸調有雋思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  
 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  
 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  
 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  
 哀惻

祭高師維主簿文

音崛之文

起○頓○境○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  
 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  
淮○水○  
 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教日待君歸於  
 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飾如其智能亦豈多得  
 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公祭文富以此爲第一

大、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  
推、惟、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  
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  
文、章、見、於、談、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  
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  
雨、之、驟、至、其、雄、辭、闕、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  
平、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  
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

王文 卷十六  
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赴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  
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  
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  
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  
肖且猶為涕泣而獻歲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  
嚮慕之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  
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  
釋一匕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  
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訟爭讞失中  
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備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  
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  
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  
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  
以言辭

祭東向原道文

中冬奇氣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  
惟昔見石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  
公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  
霜落之林豪鷹鶴鷓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  
洗藏錢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  
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  
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所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

闕闕陰官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  
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仁子其何言君尚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王回采甫文

交深而言感可裂肺腑

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  
乎雖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  
人乃其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  
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  
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深甫子倘知否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十六終

